

辦書法展創作話劇 走進直播間與年輕人對話

莫言：文學無新舊之分 核心始終在「人」

大公訪談

提起作家莫言，在很多人眼中，他是創作出《紅高粱》《檀香刑》《豐乳肥臀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也是妙語連珠、幽默詼諧的網絡「段子手」。這幾年，他以一種更開放、更接地氣的姿態，出現在大眾視野——辦書法展、創作話劇文本、經營微信公眾號，甚至數次走進直播間與年輕人對話。「任何一種文學形式，從根本上講都是相通的，就是寫人、寫人生、寫人的情感、人的命運，以及人心的微妙之處。」近日，莫言在接受《大公報》訪問時表示，文學無新舊之分，核心始終在「人」。作為一個作家，「必須要牢牢記住，我是生活在當下的，我的作品必須有當下感。」



掃描碼片

大公報記者 管樂 徐小惠



▲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兼大公報社長、香港文匯報社長李大宏（左）陪同莫言參觀大文集團報史館。

眼下正值莫言與書法家王振攜手呈現的「放寬心·喫茶去」書法攝影展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。二人日前來港出席開幕禮，並於19日到訪大文集團。在與記者訪談中，莫言以他一貫平和溫潤的語調，談及文學本質的堅守，以及當下作家的使命與選擇。

「作家需要扎根到基層」

在他看來，「作家必須要牢牢記住，我是生活在當下的，我的作品必須有當下感。」至於如何讓作品具有當下感、當代性、現代性，莫言認為，這就需要作家必須扎根到基層去，要跟最廣大的老百姓的命運息息相關，「要知道他們的想法，知道他們的痛苦，知道他們的歡樂，知道他們的追求。我覺得這是一個作家必須與時俱進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。」

於莫言來說，自己與時俱進的一個方式，便是與王振聯手創辦並經營微信公眾號「兩塊磚墨訊」，將傳統與現代結合，把二人在世界各地遊走參觀的感想即興創作成詩和詞的文藝作品，然後用毛筆、現場或回家將之書寫出來，再發布到公眾號上，讓更多的年輕人在指尖閱讀中感受古典韻味。

與莫言那些中長篇小說不同，「兩塊磚墨訊」的內容大多抒情隨性又輕快，從2019年創立至今，幾乎篇篇文章閱讀量達「10萬+」。從書齋走向曠野，自己的文字觸達到更多的受眾，這種轉變也讓莫言的心態產生了深刻的變化。「過去我老在家裏一個人閉門造車，關在家裏寫作。現在邁開了雙腿，走向世界各地，尤其是跟基層的老百姓、年輕人有了廣泛的、密切的接觸後，對世界的看法也越來越開放，對人生的感悟也越來越深刻。」他坦言，自己過去經常一個人鬱鬱寡歡，感覺很悲觀，「但現在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特別樂觀的人。」他進一步舉例說，當見到一棵3000年的大樹時，以前會想起《世說新語》中桓溫十年征戰回來時說的「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」，很是悲觀，但現在的自己會覺得樹猶如此，人何不樂呢？「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，作為一個人，跟一棵3200歲的大樹在進行交流，我擁抱它，我仰望它，我摸它樹上落下來的葉子，我感覺到作為一個人的巨大的幸福和榮幸。」

「閱讀經典是人生必修課」

不但不排斥新的傳播方式，莫言還主動參與過幾場直播，為文學作品、刊物「帶貨」。2023年4月23日「世界讀書日」當天，他第一次走進東方甄選直播間，對話俞敏洪與董宇輝，吸引了數百萬網友在線圍觀。2024年12月20日，他與作家梁曉聲攜《人民文學》在宇輝直播間開播，暢聊文學與生活。「像《人民文學》這樣的大刊物、國刊，也『放下身段』，去董宇輝直播間推廣，跟更廣大的讀者建立一種密切的聯繫。我參加過兩次，一晚上就訂出了幾十萬冊，比按照傳統方式的訂閱效果要好得多。」但莫言表示，「這只是傳播方式、推銷方式的改變。對於文學的本質不應該改變，也不會改變。」

在擁抱新變化、見證文學「破圈」的同時，莫言始終強調經典的必讀價值。他表示，文學無新舊之分，網絡小說也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也要遵循文學的最基本要求和原則。而讀者在閱讀網文、爽文的同時，也要回頭讀《戰爭與和平》，讀《紅樓夢》，讀李白，讀杜甫，讀屈原。「讀先輩們已經在文學史上成為經典的作品，是我們人生的必修課，不但每個人都要讀，而且要反覆讀。」他以最近重讀列夫·托爾斯泰的《戰爭與和平》為例，儘管故事發生在兩百多年前的俄羅斯，但自己依然能感受到小說裏人物的命運，跟當下的人的命運息息相關，「他的痛苦，他的歡樂，我也能夠特別強烈地感受到。所以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文學無新舊。」

作為一個作家，必須要牢牢記住，我是生活在當下的，我的作品必須有當下感。

▲莫言與2012年《大公報》《文匯報》報道「莫言捧諾獎」的版面合照。



▲莫言在訪問中表示，閱讀經典是人生必修課。



10年記者生涯拓寬文學創作

由莫言編劇創作的話劇《鱷魚》即將在11月來港演出。這部充滿魔幻色彩的長篇劇作，講述潛逃至境外的貪腐官員的故事。創作素材其實得益於莫言在《檢察日報》10年記者生涯的積累。

「我在《檢察日報》工作10年，也寫了一些新聞體的文章，比如我去採訪檢察官，與檢察官對談，我寫檢察官題材的報告文學，也寫檢察官題材的電視連續劇。」莫言將這些都視為有新聞性的文學作品。「我感覺到收穫非常大。這10年的記者生涯，不但沒有對我的文學創作造成妨礙，反而推進了我的文學創作的寬度和廣度。」

當天在參觀大文集團的報史館時，莫言不時拿起手機拍下感興趣的歷史版面。事實上，大公報、文匯報也曾出現過不少「報人」，諸如蕭乾、沈從文、茅盾、金庸，後來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，成為著名作家。在莫言看來，「報人」和「作家」之間存有共通之處，「報人從事新聞工作跟文學寫作之間，應該是沒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的。」

他續說，「就像我以前在《檢察日報》，也有很多記者既能寫很好的社論、通訊，也能寫很好的詩歌、散文。」



▲話劇《鱷魚》劇照。

在「放寬心·喫茶去」書法攝影展現場，有一幅莫言的書法作品《憶金庸》，筆墨間透着二人的深情厚誼。談起金庸，莫言滿是欣賞：「以金庸先生為代表的武俠文學，是全世界的一個稀有品種。而且這樣一種文學題材，跟影視又是密切相連，由此也生發了香港的武俠電影。金庸的小說，成龍的電影，都是我非常喜歡看的。」

論及香港文學發展，莫言更是给出了極高的評價，「香港絕對不是一個文學的沙漠，而是一

塊很有特色的綠洲。」在他眼中，這塊「綠洲」既有金庸筆下義薄雲天的武俠世界，也有西西這樣的先鋒作家，在狹小的衛生間裏堅持寫作。莫言稱之為「香港寫魔幻現實主義的第一人」，她的作品代表了香港文學中非常現代和前衛的一面。

此外，莫言還提到作家葛亮，「葛亮這樣的年輕作者本身是內地出身，後來在香港讀博，留在大學裏任教，同時也寫作。他寫的不僅僅是香港的故事，也寫內地，比如南京的歷史。他寫的

「AI不可能完全代替人的寫作」

AI技術發展一日千里，勢必對文學創作造成衝擊。作家該如何面對這種影響？莫言首先分享了自己的一段親身經歷。

早前浙江一所廟宇的大和尚邀請莫言為建寺1400周年作賦。「我考慮了一下，我說如果沒有AI的話，我可以給你寫。有了AI之後，我為什麼不能寫呢？如果我寫得好，廣大讀者會說，這一定是AI寫的。如果我寫得不好，人家會說還不如用AI寫得好。」這個理由很有說服力，對方因此作罷。但這也引發了莫言的好奇，「我想試一下，看看AI到底能不能寫出一篇賦。」

於是，他將廟宇的基本情況向AI軟件介紹了一番，5分鐘後，AI為他生成了一篇1000字的賦，把廟宇的歷史、當中的和尚、發生的神話故事，甚至周圍的風景都一一囊括。「我確實寫不出來，但我又發現這篇文章沒有思想。我就跟作協的一位領導、也是位大評論家說，我用AI軟件寫了篇關於某某寺的賦，但是沒有思想。他說，這不怨AI，怨你，你給了它思想，它就會給你演繹、表達出來。我後來又試了一下，對AI說，你這篇賦寫得很好，但是沒有思想，現在我希望你在這個賦裏加上這樣的想法。兩分鐘後，每一段裏都滲透了這個精神。由此可見，AI確實可以幫助我完成這種技術性要求特別高的文章，比如格律詩詞賦體。我覺得任何一個作家都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詞彙積累，以及在短時間內完成這麼一篇華麗文章的才華。」

即便如此，莫言仍堅定地認為，AI不可能完全代替人的寫作。「作家一定要堅持原

創，AI無論有多麼大的本事，它的數據庫裏都是我們作家和前輩作家的創作，AI在這些已有的文本基礎上經過各種各樣的勾兌調配，生產出一個文本，假如沒有原創的作品注入，就不會有新的作品產生，AI的能力也不會有大幅度進步。」

原創是核心競爭力

他舉例道：「我和王振最近去了貝加爾湖，看到貝加爾湖那麼浩瀚的淡水量，唯一的出口就是安加拉河，流量澎湃充沛，河水清澈無比，滔滔地往外流淌。為什麼能夠有這麼豐沛的產出？就是因為圍繞貝加爾湖有330多條河流注入，卻只有一條河流往外輸出，所以就保證了安加拉河是一條滔滔不絕的大河。AI數據庫很可能就像貝加爾湖，有了諸多原創作品往裏注入，然後才有鮮活的、生動的、澎湃的文章，像安加拉河一樣輸出來。所以原創還是至關重要的。」

原創是作家的核心競爭力，不過，莫言又指出，作家最大的競爭對象其實還是自己本身。「你說我現在要跟哪個作家競爭，我找不到一個可以跟我競爭的作家，不是說他們不夠格，我覺得作家跟作家寫的都是不一樣的，每個人有自己的個性，我最大的敵人、最難超越的是我的過去、我已經寫出來的作品，我要寫的跟這些作品不一樣，那麼就受到了我個人的學識、經歷、才華的限制，所以每一個作家跟其他技術工作者一樣，都是有限度的。為了盡量使自己的新作品保持新鮮感，讓讀者感到新鮮，需要這個作家不斷地去學習、讀書、調研，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』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香港文學是一塊很有特色的綠洲」

小說有一種濃厚的民國味，這個民國味還真是很難營造的，我覺得跟他在香港生活有關係。」

莫言（左二）與作家梁曉聲在宇輝直播間開播。



▲2024年12月20日，莫言（左二）與作家梁曉聲在宇輝直播間開播。

我最大的敵人、最難超越的是我的過去、我已經寫出來的作品。為了盡量使自己的新作品保持新鮮感，讓讀者感到新鮮，需要不斷地去學習、讀書、調研。